

第六十九章 雨夜見沈重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雨點打在馬車頂上，發出咋嚇的悶響，範閑閉目養神，不知道行了多久，發現馬車終於停了下來。一雙手將馬車的車門打開，範閑微微一笑，抬步走入車外的雨中，卻發現頭頂早有一柄傘遮住了頭頂，蔽去了風雨，隻有四周雨荏裏的春中寒意，往傘下滲了進來。

王啟年一身黑衣，撐著傘護住範閑的頭頂，身後七位虎衛背負長刀，沉默地列在範閑兩側。

範閑今日穿著件深色薄氅，裏麵一層素色長衫，再裏麵卻暗藏著離京前準備的那件夜行衣，這身素淨裏透著厲殺的打扮，再配上他那張英氣勃勃的麵容，看上去精神無比。

“範提司，這麵請。”負責領路的錦衣衛，麵無表情一伸手，將眾人引入一個院子裏麵。這院子在側巷之中，範閑微微偏頭，隱隱能聽清前方的熱鬧，笑了笑問道：“看來是青樓的後院。”

領路的錦衣衛官麵部表情僵了僵，旋即笑著回答道：“提司大人耳力驚人，這處便是畔山林的後院，沈大人一向喜歡在這裏招待貴客。”

範閑知道畔山林這個地方，傳說是北齊最高級的聲se場所，北齊第一任開國皇帝，便曾經是這裏的常客，微笑著點了點頭，一路踏著石板上的積水，走進了後院。隻見院中竹影重重，假山層層，四處可以見到錦永衛探子，這些人明顯是護衛，也沒有刻意隱去身形。

一路上，王啟年撐傘，七名虎衛沉默在後，以範閑為箭頭，冷漠而自信地往小院深處行去。

一路上，看見這行來自南方敵國的同行。那些錦衣衛們都不免有些訝異，訝異於對方的膽量，訝異於對方頭前那位大人物的年輕。

...

唰的一聲，王啟年收了傘，沉默地退到範閑身後。範閑負手於後，眯眼看著庭院，此處居室頗大，一個大花圓桌擺在當中，四周還空出一大截地方來，各式擺設極為精巧。圓桌極闊足以坐下十五六個人。但此時卻隻坐了兩個人。

其中一人的穿著像極一般的富翁，戴著個綢帽，手指間戴著個玉板指。此人看見範閑進來之後，那對平常至極的眼眸中，便開始綻出兩道不同尋常的寒光，直視著範閑的麵目，半晌之後，才開口說道：

“範提司？久仰大名。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同凡響。”

範閑沒有馬上回答這句客套話，卻在心裏品砸著，這一路上北齊錦衣衛都是以提司的官名稱呼自己，看來今次談話，是監察院對錦衣衛，而不是朝廷之間的外交談判。他抬起右手。用兩根手指極巧妙地解開頸間的帶扣，身上的薄氅沿著後背滑了下去。

王啟車早在他身後接著。

範閑坐到了大圓桌的另一邊。看著對麵這個富家翁，發現此人眉毛極粗，粗到像是被畫出來的一樣。不由微笑說道：“沈大人橫眉冷對天下人，何以對在下如此客氣？”

原來這位便是北齊錦永衛鎮撫司指揮使沈重大人。沈重手控北方無數錦衣衛，實是天下數得出來的厲害人物，料不到卻是如此平常的一個富翁模樣。若不是在監察院的檔案中，對於此人的記載實在是詳盡至極，範閑肯定無法認出對方的身份。

“不是客氣啊。”沈指揮使歎息道，望著範閑那張清秀的麵容，忍不住搖了搖頭，“範大人以詩文名揚天下，我這個大老粗本就極為佩服。沒想著上兩個月忽然得了消息，範閑範詩仙，居然成南朝監察院的提司大人...這...這本官就實在弄明白了，陳老先生究竟在想什麼？似範大人這等人物，怎麼能像咱們這些地溝裏的老鼠一般過活？”

範閑啾啾笑了起來，應道：“沈大人自謙了，千裏為官隻為財，不論做什麼、一是求於朝廷有利，二嘛...不外乎就

是為自家求個安身立命之所。”

這話說的有些白，沈重在心底裏歎息了一聲，對於這位初見麵的南朝同行，不免看低了幾分，畢竟是年輕人，說話做事都有些毛糙。真不知道陳萍萍究竟是怎樣想的，也不知道南方那位恐怖的皇帝，為什麼會同意監察院這項看似有些荒唐的人事安排

其實沈重身為北齊錦衣衛鎮撫司指揮使，一向對於南方的同行們有種說不出來的豔羨之意，對於那位坐在輪椅上的跛子，更是敬中帶畏。他始終鬧不明白，南方的同行，怎麼能夠獲得南慶皇帝完全的信任，而不像自己，顛顛巍巍地在朝廷中站著，都不知道哪一天，會被宮裏的人像雙破鞋一樣扔掉。

一走神，沈重便馬上醒了過來，他知道對方身為正使，冒險通過長寧侯要求與自己見麵為的是什麼，那樁交易之中蘊藏著的巨大利益，由不得沈重不動心，由不得宮中不動心

“對於黃金白銀這種東西、沒有人會嫌多。”沈重忽然微笑說道：“隻是老夫看不清楚，我們鎮撫司在這件事情裏能夠得什麼好處？”

範閑揮揮手，王啟年與那七位虎衛都退了下去。沈重也點了點頭，廳內其餘的閑雜人等也都退開。範閑有些詫異地看了坐在沈重旁邊的那人一眼，那人一身衣著華貴，但眉眼間卻沒有範閑熟悉的皇家感覺，想來不是北齊皇宮派來旁聽的人物，那為什麼他能夠有資格繼續坐在這裏？

“這位是崔公子。”沈重介紹道。

公子站起身來，對範閑行了一禮，麵上卻有些自矜之色。範閑皺眉問道：“慶國人？”

沈重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還以為兩位原本就認識。好教範提司知曉，這位崔公子便是南慶崔氏大族的二公子，崔氏與範氏向來並稱，都是世家子弟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，說道：“沈大人，您這是什麼意思？”

沈重的眼裏閃過一絲陰狠的神色，淡淡道：“範大人不是要談買賣嗎？好教大人知曉。其實...這買賣，本官已經做了許多年了，所以想知道，範大人有沒有更多的好處給我。”

範閑微微偏頭，再著那位崔公子。想從對方的臉上看出些什麼東西來，忽然間他開口問道：“崔公子，今日這宴，是你自己要來的，還是你家中長輩要你來的？”

“如此盛會。在下豈可錯過？”崔公子似乎並不怎麼害怕範閑。

其實事情到這裏已經很清楚了，這位崔公子明顯是代表了崔氏大族的利益，而崔氏大族的背後...自然是那位遠在信陽的長公主。範閑不是沒有想過，長公主能從內庫裏攫取大量的利益，靠的就是走私這個途徑，但他沒有料到，麵前這位錦衣衛鎮撫司指揮使，竟然會將長公主的代言人拉到了桌旁！

而更讓範閑怒火大作的是。這個姓崔的小混球，居然還敢真的坐到桌上，充作對方談判的籌碼，長公主目前有求於自己，怎麼也不可能來出手破壞自己的事情，肯定是這個姓崔的公子哥兒自作主張！

範閑主動與沈重聯絡，一方麵是想搭條路子。另一方麵其實也是想打擊一下信陽方麵的金錢來源，沒有想到這北齊朝廷竟然玩了這麼一手。將所有本來應該是暗中出價的遊戲，全擺到了明麵上來。

似乎看出了他的不高興，沈重微笑說道：“範大人，其實這事不妨明說了，大家都是想發財的人。這位崔公子與您打算做的買賣有些重合，我總不能兩邊都吃，自然想聽聽你們的意見。”

範閑回覆了平靜，望著那位崔公子淡淡說道：“沒想到崔公子竟然有膽量做這麼大的買賣。”

“哪裏有範大人有膽量大。”崔公子微微一笑，回答道。

沈重見場麵有些尷尬，笑了笑說道：“崔公子也是世家子弟，家中在南方朝廷也有數位大員，隻是眼下在外遊曆，將來總有一日也會入朝為官，二位要多多親近。”

聽著這話，範閑心裏一聲冷笑，看著沈重說道：“沈大人，您或許忘了我的身份，什麼世家之類，還真放不到我的眼裏。”

說完這話，範閑長身而起，竟是招呼也不打一個，直接出了廳，早有王啟年撐傘接著，七名虎衛手中握著長刀之

柄，護持著大人往院外行去，一路肅殺，那些錦衣衛竟是無人敢攔。

隻聽著院外馬車輕響，範閑竟就這般毫不客氣地走了。

...

似乎料不到範閑竟然會表現出如此激烈的反應，沈重怔在了原地。他浸**官場數十年，各式各樣的利益談判見過不少，但卻從來沒遇見過此等情況，這位姓範的年輕提司，行事風格實在是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他眼珠一轉，轉過頭溫和笑著說道：“崔公子，這位範大人倒真是個性情中人。”

崔公子麵上青一陣紅一陣，先前範閑說的話，真是極大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什麼世家之類的，範閑居然說不放在眼裏！他恨恨想著，你範家又算什麼？他喝了杯悶酒，心裏卻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勁。

沈重看著他，也不發一言一語。

忽然間，崔公子的手抖了起來，這才想到範閑的監察院身份，想到對方畢竟是長公主的女婿，嚇得臉都白了，再望向沈重的眼神，變得無比怨看，咒罵道：“沈大人，您騙我來這裏，難道是想我死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